

禪定天眼通新實驗實錄 (續完)

馮琦

紐約的一位H先生，素昧生平，半夜打長途電話來叫我爲他遙遠透視，我睡眼惺忪，接聽電話。他說他非常煩惱，一定要我幫助他，我的天眼張開，影象模糊不清，我說：「你信心不夠，誠意不夠，你又不信佛，又不信基督，你是個無神論者，你對什麼都懷疑，你的性情搖擺不定，你徬徨不安，你精神痛苦！」

「是的，是的！」他在紐約電話中說：「你說得對，請再講下去！」

「你現在是在近大橋加油站旁的電話亭打來的。」我說：「你眼望着來往奔馳的汽車燈光的光弧，你心中想着要自殺！你太傻了，跳下橋下多受苦呀！」

他在那邊哭了起來：「是的，你真的看透我了。」

「因爲你血液中染了毒菌！」我說：「這是你自己尋歡自找的病，你患了B型肝炎，無藥可醫，你又失了業，你貧病交迫，無面見父母，走上了自絕之路，你今晚試圖找我，你心想假如我救不得你，你就只有跳下曼哈坦大橋了。」

他在那邊不講話，只聞他哭泣，我可以看見他是個二十七歲的漂亮青年，來到美國留學成績本來很好，只因誤交了一

群劣友，走上墮落之途，濫交縱慾，染上了無藥可醫的新型過濾細菌性病「B型肝炎」。

「你也不想，你去跳海自殺死了，你的有心臟病的母親還能活嗎？消息傳到台北，她一定會心病發作死亡了。你忍心這樣做嗎？」

我又說：「不要再尋短見了，你快到醫院去醫治你的病吧，也許他們有一種新的治療方法救回你的生命。」

「我不能救我麼？」他啜泣問。

「我不是醫生。」我說：「我只可建議幾樣食物來減輕你的痛苦。但是我要你答應我，你不再尋短見了，假如你再今晚這樣的精神崩潰，你可以再打電話來談談！」

他說：「我的事，我又不敢對任何人講，在紐約，我也沒有什麼朋友。」

「我知道，同是天涯淪落人，我們住在異國，差不多都有這種寂寞感覺的，」

「我可再打電話給你嗎？」他問。

「可以，」我說：「但是你必須振作起來，我勸你信佛，祈求佛祐，因爲我到底還是個凡人。」

「但是你知道我的事。」

「你以為是我的力量嗎？」我說：「不是的，那是佛菩薩的力量，我只是一個導體工具。」

「好的，」他說：「我開始有一些相信真的有益菩薩了。」

「紐約市也有好幾處佛寺，你不妨去拜佛和歸依法師，這是你必須自救的時候了！」

「謝謝你，馮先生」他說：「我不知怎樣謝你好；我的名字是……」

「我不要你謝，」我說：「也不要知道你的名字，只要你好好做人，振作起來！」

這是一件實事，並非小說，我的任務完成之後，佛力就把我的天眼閉上，一無所見了。

溫哥華有一位Z先生來求診，我看見他的血液和內臟都有很多鉛毒，我看不甚清楚，我就禱佛讓我將他的血細胞放大五千倍來再化驗，果然那血液的各細胞影象放大了，使我看得很清楚，使我能看出它的成份。

我將細胞放大來透視，在十一月份的這一次實驗，倒是初次，我發現Z先生患的是職業病，他的工作環境使他得了太多的鉛毒，後來，他的病情給證實了。

以後，我又舉行過幾次放大透視，馮伯伯曾在場目擊我的實驗，他也感覺很驚奇。

由於我漸漸演變成爲一個替人診病的「密醫」，我不得不多讀些中西醫學書籍來充實自己的智識，我於是每晚拼命補習醫書，從解剖學、病理學到針灸學……晚晚看到將近天亮，這樣子，我也較爲更能講出天眼所見的人體內的疾病。否則雖能透視，而不知所見是什麼，就好比一般人見到X光透視底片，見而不懂。現在我的診斷能力畧有進步了。

現時，一般來說，我所見的，診病似比其他問題較爲精確，我的天眼，最不靈光的的就是看財富名利，更不行的是看婚姻。你們千萬別當我是「全知」，千萬別問我這些問題，否則一

定失望！

有訪客來問：「我的媳婦懷孕了，你能不能看將來生男生女？」

這種問題，我感到噁心，未得同意，我怎好去透視婦女的腹部？何況，我對於我所放射出的能力射線，我自己也還不明白是什麼性質，不知是否會對胎兒有害，我怎敢亂來透視？所以我拒絕回答這些問題。

「請到醫院去用超聲波檢查吧！」我總是這樣回答：「我不會看懷孕。」

有些夫婦爭吵，也來找我，我也感到不便干預的，我說：「夫婦爭吵的事，恕我無能爲力，我不能如此濫用天眼。」

有人問我：「你能預見彩票頭獎號碼嗎？」

「我如果能預見，我自己不會去買那張號碼嗎？」我忍不住大笑說：「我又何必告訴你？」

有一次，我看見一個頭獎彩票號碼，照射在空中。可是，到哪裏去買這一張號碼呢？根本就找不到的。到開了獎，果然是這號碼，但是，這樣的預見有什麼用？我再也不去追求它。

九月中旬，我突然看見白聖老法師到了美國洛杉磯，將會到溫哥華來，我打電話問馮伯伯及羅伯伯，他們都說尚無消息。後來馮伯伯問出了，原來是有一位女居士邀請白老來此作私人訪問，所以外界都不知。

我較早時又看見兩位尼師來了，有一位是戴眼鏡的，我起先以爲是觀音寺的兩位尼師從多倫多回來了，但是再看不是，我見的兩位尼師是較爲年青的，都很面生，從未見過，我打電話到處問，也問不出有誰尼師來了。

後來，我看到白聖法師將來溫哥華，又看到這兩位陌生尼師回來，還有一位法師駕車，面有些熟，但不知他是誰。

像這一類的預見，我常常有，但都不完整，也不清晰，不能像診病那樣清楚。

我在舍下準備供養白聖老法師（從前十多年前，在台北我曾見過白老兩次，所以我認得）。我準備請溫哥華的佛教友人來舍下一同歡迎白老，怎知白老在登機之前，台北來了越洋電話，是蔣經國總統叫人請他回台北會見，白老臨時改變行程，趕回台北，不來溫哥華了，我沒能供養到他，真是空歡喜一場，也可見我的預見是靠不住的！

後來，白聖老法師的弟子明湛尼師，偕同香港覺光法師的弟子果德尼師，聯袂來訪，由羅午堂居士及王鴻昌居士陪同來，我一見，原來我所預見的就是這兩位尼師。

羅午堂伯伯於九月十九赴港，十一月十九歸來，帶來幾幅友人照片，叫我試診，我都一一診斷，寫出各人的健康問題，有了照片為依據，總較為容易診看。不比毫無依據不着邊際地去找尋那麼辛苦。

羅伯伯特別為我從台北帶回一尊特別定製的韋陀菩薩雕像，送給我供奉。韋陀菩薩是很威靈的，是一位降魔的大菩薩，我知道他的來歷。古代印度以他的佛名韋陀作為經名「Vedā Sūtra」，一般人誤譯為「吠陀經」，也很少人知道韋陀菩薩原是一位法力無邊的古佛。在中國廟宇中，都不重視韋陀菩薩，每每把他供在不重要的角落，這是不對的！

我時常接觸韋陀菩薩，我知他的降魔消邪的無比威力，故此我懇請羅居士為我請一尊韋陀菩薩像來供奉。同時，我也趁此在此呼籲佛教徒要多拜韋陀菩薩，各寺院應當多尊奉他！

羅伯伯拿來的求診照片之中，有一個是在巴西的男孩，我看出此孩是先天性白癡。又有一個婦人是秘魯的，我看出她因多吃「穿山甲」進補而致被「穿山甲」的寄生蟲進入了她的肝臟，此一病案，我束手無策，因為穿山甲的寄生蟲，須高熱至一千二百度以上才能殺死。

在中國大陸和在香港的人，很多人喜歡吃「穿山甲」，視為補品之珍品，殊不知穿山甲一類食蟻獸，無論是中國的穿山甲，或是南美洲的「狄猯」（Amardillo），都身有寄生蟲，存

於甲下，人吃了它，就得惡性肝炎，無藥可醫！我希望香港，中國大陸與台灣等地的讀者看到拙文，多勸人別再吃「穿山甲」了，見到應買它送到山中去放生。

蘇太太在十一月廿三下午打電話來說：「W老伯病了，你看他怎麼樣是什麼病？」

我當時一看，大吃一驚，慌忙說：「W老伯現在體溫升到一百多度，他得了肺炎，可能還有腦炎，快些請醫生送院急救，肺炎不是絕症，不要慌！但是防他今晚升到一百零五度，最好請特別護士看守，明天就沒事了，會好轉的」。

我從未會見過W老伯，也未在電話中講過話，我這樣診斷，未免是大大胆了。

後來，深夜，蘇太太再來電話：「你的診斷完全正確，W老伯已於四點多被醫生送進了醫院，醫生診斷他是肺炎，現在為他吊注鹽水，他的溫度是high到一〇五度！」她又說：「我不知他已於四點多入了醫院，我在六點才打得通電話給你，然後我打電話去給W太太，才知他已入醫院了，你看他有無危險？」

「沒有，」我說：「他會康復的。」

W老伯後來康復出院，大家都歡喜，

羅伯伯說要帶一張另一位W太太的照片來給我診斷，我這一次嘗試一種新的實驗。

我預先把這位W太太的樣子，用筆畫了出來，把她的病狀與療方都預先寫出來。

羅伯伯幾天之後，與鴻昌兄同來，鴻昌兄說我畫的W太太，非常相似，只嫌畫得胖了一點，我看了羅居士帶來的W太太照片，果然和我畫的一樣，連衣着也一樣。

這一次的預畫預寫成功，鼓勵了我後來常常如此做，一方面是對天眼的又一新實驗，也是新的考驗，一方面也是為了要說服我自己。因為我自己至今仍沒有自信心，我有時懷疑我不是完全僥倖言中，雖然我從不懷疑佛力對我幫助。

最奇特的新考驗隨之又發生了。

十二月二十之夜，馮伯伯突然打電話來。

「有一個世姪的弟弟得了急病，他很着急。請你用天眼看一看是什麼病，他弟弟現在頭痛又兼嘔吐。」

「這可太難了，」我說：「伯伯，我這幾天在鬧情緒，年年聖誕到新年，我都鬧情緒低落，無法集中心力，今晚不知能不能開天眼呢？」

馮伯伯說：「你盡量試試吧，你知道我不會叫你濫用天眼的，他這個弟弟，現在已送到總醫院了，正在候診，他很焦急，打電話來叫我轉求你！」

「既有地點，那麼總算有一個範圍，不致於大海撈針，我姑且求佛力加被，看能不能開天眼吧。」我說：「不過我這幾天鬧情緒，心力不能集中，看不見，請勿責怪。」

「我明白。」

我合眼禱佛，很幸運地，佛力許我重開天眼，我得以看見，就說：「伯伯，我天眼開了，看見溫哥華總醫院急診處了。那邊有三個中國男孩，一個是車禍，一個是食物中毒。」

馮伯伯說：「他不是這兩個。」

「那麼，我看這一個青年，大約二十五歲，頭髮很黑很長，留着「鴨尾裝」，眼睛神態有些像女孩子，兩顴骨比一般人高，個子瘦瘦，面白白，身邊蓋有一件寶藍色絲棉襖，是不是這個人呢？若是對的，我才再下去。」

馮伯伯和馮伯母都說：「就是他！」

我說：「咁就得，我再運天眼細看下去，我現在看見他的大腦內部中間有一粒小小的瘤腫，好比小手指甲一半大小。它使一條小血管塞閉了，引起他的腦痛，他如今的溫度高到一百零二度，提防他今晚再升高熱度，應該整夜看守他，應該請腦科醫生檢查他！」

馮伯伯問：「聽來可能很嚴重呢？」

「是」，我說：「不過，仍未見危險。我也看見他喉嚨有很多肺炎菌一類的菌，入了他的腦內，造成這個瘤腫。不過，還沒有見到有什麼大危險，請告訴他哥哥不要担心，須禱求藥師如來佛保佑，我也爲他禱求的。」

我又說：「我看見病人病床旁站着一個男子，瘦瘦的。」馮伯伯說：「那是他哥哥。」

聖誕節以後，十二月廿八日，馮伯伯，馮伯母，鴻昌，亞麗，張太太，陳太太，羅伯伯等許多人，一共十二人，來舍下與我母子聚餐，馮伯伯帶了一個陌生青年來。

「我帶來一個新朋友。」馮伯伯說：「這是H先生，就是那天晚上你診斷的男孩的哥哥，就是他打電話來的，他今天特來多謝你，他說你真是生神仙，你的診斷完全準確，腦科醫生注射一種物質，爲他弟弟照X光，診斷報告到今天中午才開得出來，是有一粒瘤在大腦中，一條血管堵塞，醫院的檢查，足足做了七八天，才查得出病源，而你在電話中立即就講出他的Tumor，真是神奇！」

在座十多人無不驚奇，馮伯伯與H先生把詳情向大家報告，頗多過譽之詞，我差點要躲到桌子底下去。

馮伯伯說：「我們大家不可對外太宣揚培德的天眼通，更不可事無大小都來找他，天眼是不能濫用的。」

大家都應承了，我說：「馮伯伯和各位太過獎我了，我很慚愧，愧不敢當，佛力使我開天眼爲人看疾厄，我斷不敢居功自滿，更不敢濫用天眼，恐遭天譴，華嚴經說：『天眼可得亦可失！』若濫用於名利及不正當用途，就會失去天眼的，世上有很多人有一天眼通，可惜都流於濫用，淪爲商業化表演或牟利，漸漸失去天眼。我不敢走上這些人的覆轍，因此，任何人若有疾病危急，我一定盡力透視，但是，那些問財求利，問婚姻，問戀愛等等，恕我不服務，我的天眼得來不易，我必須珍惜善用於正途！」

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見，都說：「不可隨便介紹無關重要的

或只是好奇的人來了。」

我又說：「我不接見任何只是爲了好奇心而來見一見我的人，我不是動物園的猴子，來人若有尋開心的動機，我必知之，斷不開門接見。」

這話不是誇大，我真的會知道來人的心術的，我會擋駕過好幾位這一類訪客，來人就算是富豪大人物我也一樣拒見，我還有一點文人的「硬骨頭」的！文人脾氣一發，只恐酸得人受不住！

本文都是實錄，其實未能一一寫下這半年來的百餘件透視實驗。

一九八三年一月三日之夜，蘇太太與觀音寺的主要護法多人，陪同一位香港著名的大醫生來我家聚餐。蘇太太說Y醫生與夫人在香港聞我能透視人體，特來一會。

我笑道：「Y醫生是名醫，又是基督教世家，怎會信我這些小技？」

蘇太太說：「Y太太是佛教徒，他倆這次爲建觀音寺募捐籌款，很出力的。」

我說：「我知道，要不因爲他很開明又很熱心幫助佛教，我怎會肯會見他們？不過，」我又笑：「Y醫生是有名的西醫，這一次他來，可會考倒我了！」

三號晚上，蘇太太陪同Y醫生夫婦及他倆的兩位掌珠來舍下，他們一到，我就拿出我預先繪好的他們一家四人的相貌，及他夫婦兩人的健康情況與個性，交給Y醫生。

「Y醫生！」我笑道：「你是有名的西醫大醫生，我這是班門弄斧了！」

Y醫生夫婦一看我寫的，都感到驚異，都說「很準確！」

Y醫生半信半疑，叫我爲他的兩個女兒透視一下，他與太太在一旁靜聽，我把女孩們的健康狀況講出來，Y醫生不住點頭。

客人到齊，在場有：造船工程師蘇先生，建築工程師關先生，藥劑師甄先生，和兩位護士共有十四位，Y太太把我預繪的畫像給大眾看，衆人都說很像，只是畫得年輕了一些，大家都說驚奇：「怎麼未見到人，你就可以預先畫出來和寫出診斷了？而且又準確！」

「這是佛力加被於我，」我說：「我做這些實驗，是要證明確有佛力的存在！並非我自己賣弄什麼詭計！」

我知Y醫生仍未深信，我就笑道：「Y醫生，你在香港的醫院辦公室，窗口望出去有海景，可以望見……」我把該處的景物描述一番，又說他打高爾夫，我又補充說：「你們的醫院裏有一位大聲夾巴閉的姑娘，連你也被他管住的，你們回港，告訴這位大聲姑娘，不要這樣巴閉，有人在加拿大也聽見佢把聲哩！」

大家都大笑，Y太太說：「我們醫院是有一位大聲巴閉姑娘，你怎知道的？」

「佢咁大聲，咁巴閉！」我笑道：「想唔聽見唔睇見都幾難呀！」引得大家狂笑。

一口氣寫這篇實錄，寫了兩三天，字數也太多了。手也寫痛了。我這半年內的實驗，只是擇其有趣的，作一大概紀錄，我無意公開各當事人的秘密，更無以之作爲宣傳，只想畧一提及證明確有佛力助我開天眼，我希望讀者因此更加虔誠拜佛，多作慈善事；以行佛心！那麼，各當事人就請原諒我借他們的事跡來作證佛力罷！

我的天眼通，比諸佛教的許多高僧大德們的神通，我還差得遠，也更難望於佛菩薩的偉大佛力的億兆份之一！我的天眼通，只不過是人人都有啊！如果你肯信佛，肯發心，一定比我的能力强出不知多少倍！

但願你別誤認我是在矯詞自炫！我毫無自炫之心，實在我巴不得深藏不露，免被太多訪客來擾我靜修呢！

（完）